



人权理事会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转交的来文、审议的案件、发表的意见及开展的其他活动*

第 118 届会议(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22 日)

一. 来文

1. 工作组在第 117 届和第 118 届会议期间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下列各国转交了 50 起案件：孟加拉国(3)、布隆迪(3)、埃及(19)、印度(1)、利比亚(1)、巴基斯坦(11)、俄罗斯联邦(1)、沙特阿拉伯(1)、苏丹(1)、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土耳其(6)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1)。
2. 工作组在第 118 届会议上决定向 19 个国家转交 172 起新报告的强迫失踪案件：阿尔及利亚(5)、布隆迪(31)、喀麦隆(1)、中国(20)、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4)、埃及(2)、厄立特里亚(1)、印度(17)、伊朗伊斯兰共和国(4)、利比亚(2)、墨西哥(2)、巴基斯坦(12)、大韩民国(1)、沙特阿拉伯(2)、斯里兰卡(45)、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0)、突尼斯(1)、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和也门(1)。
3. 工作组澄清了下列国家的 62 起案件：阿塞拜疆(1)、孟加拉国(2)、中国(1)、埃及(39)、摩洛哥(4)、尼日利亚(2)、巴基斯坦(3)、沙特阿拉伯(3)、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泰国(1)、土耳其(4)和乌克兰(1)。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共澄清 50 起案件，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澄清了 12 起案件。
4. 工作组在第 117 届和第 118 届会议期间单独或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向以下国家转交了 16 份来文和 9 份紧急呼吁：中国(1)、印度(1)、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沙特阿拉伯(1)、苏丹(1)、泰国(2)和越南(1)；向哥伦比亚转交了 1 封即时干预函(1)；转交了 6 封指控函给阿根廷(1)、阿塞拜疆(1)、中国(1)、沙特阿拉伯(1)、泰国(1)和土耳其(1)；转交了 4 封“其他信函”给

* 本文件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尼泊尔(1)、国际自然保护联盟(1)、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1)和佳士科技(1)。¹

5. 2019 年 2 月 25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谴责埃及处决根据据称通过刑讯逼供所获证据被定罪的 9 名男子。²

6. 2019 年 3 月 11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促请危地马拉国会不要通过大赦国内武装冲突期间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新法案。³

7. 2019 年 3 月 14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再次呼吁中国主管机构对五年前在羁押期间死亡的人权维护者曹顺利律师的案件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⁴

8. 2019 年 5 月 1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谴责对人权维护者 Ernesto Sernas García 律师在墨西哥失踪一年后对该失踪案调查缺乏重大进展。⁵

9. 工作组在第 118 届会议上审查并通过了事关孟加拉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两项一般指控。

二. 其他活动

10. 工作组在届会期间会见了强迫失踪受害者的亲属和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

11. 工作组还与阿根廷、法国、日本、摩洛哥、巴基斯坦、葡萄牙、卡塔尔和大韩民国政府的代表举行了会议。

12. 工作组在届会期间讨论了即将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关于有效调查强迫失踪的标准和公共政策的专题报告。

13. 工作组还参加了关于法医调查和强迫失踪的讲习班。

¹ 此类来文连同政府的答复(如果有)在转交有关国家 60 天后公布,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² 参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204&LangID=E。

³ 参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300&LangID=E。

⁴ 参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331&LangID=E。

⁵ 参阅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590&LangID=E。

三. 工作组在届会期间审查的关于在各国发生的强迫或非自愿失踪的资料

阿尔及利亚

标准程序

14.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5 起案件，事关：

(a) Ahmed Boukhatem, 据称 1994 年 12 月 13 日在住所附近的清真寺被蒙面士兵逮捕；

(b) Mourad Raghis, 据称 1994 年 11 月 17 日在阿尔及尔港 Khelifi 军营执行民事保护任务时被军事安全人员逮捕；

(c) Samir Hamdi Bacha, 据称 1999 年 12 月 22 日在家中被警察逮捕；

(d) Ahmed Ben Bensaid, 1976 年 1 月 25 日在 Remchi Douar el Khouane 的家中被阿尔及利亚警察绑架；

(e) Amar Ould Mimoun,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1977 年 1 月初在阿尔及利亚 Sidi Bel Abbès 中央监狱拘留期间。

阿根廷

联合指控函

15. 2019 年 4 月 16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封联合指控函，事关 Campo de Mayo 军事要塞拟实施的项目，独裁统治期间那里曾设有秘密拘留中心。这些项目可能有损受害者知晓发生在那里的强迫失踪的情况、调查进度和结果及失踪者或死者下落之实情的权利，以及他们获得不再发生侵权行为之保证，包括保护历史纪念遗址的权利。⁶

阿塞拜疆

澄清

16. 根据政府此前提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1 起案件，事关 Mustafa Ceyhan, 第 116 届会议对此案适用了六个月规则(A/HRC/WGEID/116/1, 第 23 段)。据称当事人拘留在土耳其。

联合指控函

17. 2019 年 3 月 19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封联合指控函，事关将两名土耳其寻求庇护者从阿塞拜疆强行遣返土耳其，其中一人被驱逐前曾遭受强迫失踪和酷刑。

⁶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538>。

意见

18. 工作组关切的是，将据称与 Hizmet/Gülen 运动有关联的寻求庇护者强行遣返土耳其，导致他们遭受任意逮捕和拘留及强迫失踪，可能还会遭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还关切的是，据称在阿塞拜疆合法居留的土耳其国民，包括已认定为寻求庇护者和难民者，在土耳其当局的要求下被驱逐出境。

19. 工作组呼吁阿塞拜疆当局立即彻底审查将土耳其国民强行遣返土耳其的现行政策，以使之符合适用于阿塞拜疆的国际人权法基本准则。工作组提及，《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如果有充分理由认为驱逐、回返(驱回)或引渡某人会使其有被强迫失踪的危险，任何国家都不得将该人驱逐、驱回或引渡到另一国家。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这种理由，主管当局应斟酌一切有关的因素，包括在适用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关国家是否有一贯粗暴、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事。

孟加拉国

紧急行动

20.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3 起案件，事关：

(a) Mohammad Mukul Hossain, 据称 2019 年 2 月 3 日在达卡的 Kalabagan 被警方侦探处成员绑架；

(b) Mohammad Iqbal Hossain Sarkar, 据称 2019 年 4 月 10 日在孟加拉国纳拉扬甘杰县被警方侦探处成员绑架；

(c) Mohammad Zayedur Rahman, 据称 2019 年 4 月 10 日在孟加拉国纳拉扬甘杰县被警方侦探处成员绑架。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做出澄清

21.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Maroof Zaman 和 Mohammad Mukul Hossain 的案件，Maroof Zaman 已经返回住所，Mohammad Mukul Hossain 被拘留。

一般指控

22. 工作组从可靠来源处收到的资料显示，在孟加拉国执行《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面临障碍。2019 年 6 月 29 日向孟加拉国政府转交了一份一般指控(见附件一)，主要内容是，据称孟加拉国发生强迫失踪的频率仍令人警惕。

意见

23. 工作组仍关切的是，持续收到关于孟加拉国新发生强迫失踪案件的报告，并且政府对工作组转交的案件和来文不予答复。

白俄罗斯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24. 来文方提供了 1 起未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不丹

政府提供的资料

25. 不丹政府 2019 年 4 月 16 日转交了 1 起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26.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也向印度和尼泊尔政府转交了案卷副本。

布隆迪

紧急行动

27.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3 起案件，事关：

(a) Jean Claude Nsengiyumva, 2019 年 1 月 16 日被一名远望者民兵逮捕，并移交 Muramvya 警察局一名司法警官；

(b) Oscar Mbonihankuye,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在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与一名当地执政党当选官员密切合作的远望者民兵此前已将他作为目标；

(c) Jean de Dieu Ndayishimiye, 化名 Nshimi, 2018 年 12 月 7 日在位于布琼布拉农村省 Mutimbuzi 社区 Rukaramu 区 Kigwati II 山 Rukaramu 市场一家酒吧被远望者民兵陪同的军事人员逮捕。

标准程序

28.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31 起案件(见附件二)。

意见

29. 工作组重申，对布隆迪的普遍局势及与人权机制缺乏合作表示严重关切，人权高专办国家办事处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关闭就是实例。工作组还警惕地注意到，据称围绕对强迫失踪案件提出申诉存在恐惧，并且收到的资料表明，寻找亲人者遭到报复，包括一起据称失踪者亲属遭到即决处决的案件。对此，工作组谨回顾《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3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其中要求各国，在任何知情或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指称有人遭受强迫失踪时，确保前者有权向主管和独立的国家当局提出申诉并获得该当局对此申诉进行迅速、彻底和公正的调查。还要求各国保护所有与调查有关的人免遭恶劣对待，恐吓或报复。

喀麦隆

标准程序

30.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 Franklin Mowha 据称 2018 年 8 月 6 日前往喀麦隆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记录社会政治危机背景下的侵犯人权案件时在西南部的昆巴失踪。

意见

31. 工作组强调，曾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对喀麦隆提出正式访问请求。

中国

新闻稿

32. 2019 年 3 月 14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再次呼吁中国主管机构对五年前在羁押期间死亡的人权维护者曹顺利律师的案件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见上文第 7 段)。

标准程序

33. 工作组向中国政府转交了 20 起案件，事关：

(a) Lodoe Gyatso Jigmekhang, 据称 2018 年 1 月 28 日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布达拉宫前被当地警方逮捕；

(b) Gakyi, Lodoe Gyatso Jigmekhang 之妻，据称 2018 年 1 月 28 日之后某日被捕；

(c) Kadeer Maola, 据称 2018 年 11 月被送往某处不为人知的监狱；

(d) Tuershunjiang Kadeer, 据称 2018 年 7 月被送往某处不为人知的设施；

(e) Buayshem Kadir, 据称 2017 年 4 月 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逮捕；

(f) Osman Tohti, 据称 2016 年 9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逮捕；

(g) 一名儿童，据称 2017 年 4 月 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带走；

(h) 一名儿童，据称 2017 年 4 月 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带走；

(i) 一名儿童，据称 2017 年 4 月 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带走；

(j) Musa Kadir, 据称 2017 年 8 月 11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逮捕；

(k) Eminjan Kadir, 据称 2017 年 4 月 22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逮捕；

(l) Mardan Kadir, 据称 2017 年 7 月 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逮捕;

(m) Memetjan Ayup, 据称 2017 年 9 月 20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逮捕;

(n) Kerem Ayup, 据称 2016 年 11 月 12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被中国警方逮捕;

(o) Roxangul Tahir, 据称 2017 年 11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被中国警方逮捕;

(p) Nuermaimaiti Maiwulani,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7 年 3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市拘留所;

(q) Ainiwa Niyazi, 据称 2018 年 4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被托克逊警察局逮捕;

(r) Aierken Tuerxun, 据称 2017 年 3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被吉里于孜镇警方;

(s) Yusufjiang Touheti, 据称 2018 年 3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中国警方逮捕;

(t) 付常国, 据称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被“办案人员”带往不为人知的地点。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做出澄清

34.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澄清 1 起案件, 事关据称拘留中逃脱的 Golog Jigme Gyatso Lotsa。

联合紧急呼吁

35. 2019 年 5 月 1 日, 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份联合紧急呼吁, 事关 5 名劳工权利维护者因倡导劳工权利和要求深圳佳士科技工厂改善工作条件并试图组建工会而受到指控, 其中 1 名维护者遭受强迫失踪。

联合指控函

36. 2019 年 5 月 20 日, 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封联合指控函, 事关持续侵犯江天勇的人权。

意见

37. 工作组关切地注意到, 收到了多起事关维吾尔族人据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失踪的案件。它要求政府提供进一步资料, 包括通知设施或监狱中人员的家庭成员的过程, 以及这些人员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家人保持联系。

38. 工作组提醒中国政府, 《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确认被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地点, 并在拘留后立即交由司法当局处理, 以质疑拘留的合法性的权利(第 10 条第 1 款)。《宣言》还规定, 拘留当局有义务将当事人遭到拘留一事以及他们的拘留地点的准确情况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其他有合法理由关

心这种情况的人(第 10 条第 2 款)。《宣言》又规定,每一拘留地点应保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的最新正式登记册(第 10 条第 3 款),并规定,不得援引任何特殊情况,不论是战争威胁、战争状态、内部政治不稳定还是任何其他公共紧急状况,作为造成被强迫失踪的理由(第 7 条)。

哥伦比亚

适用六个月规则

39. 2019 年 4 月 15 日,政府提供了关于 2 起待决案件的资料。工作组根据提供的资料,决定对这些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政府提供的资料

40. 2018 年 9 月 25 日和 2019 年 4 月 15 日,政府转交关于 4 起待决案件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即时干预函

41. 2019 年 2 月 22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封即时干预函,事关据称对 Alfamir Castillo Bermúdez、其律师 German Romero Sánchez 和处理强迫失踪相关问题的 Nydia Erika Bautista 基金会成员的死亡威胁和恐吓行为。据称这些攻击体现了与审判 Mario Montoya Uribe 相关的恐吓行为模式。⁷

对即时干预函的答复

42. 2019 年 4 月 16 日,哥伦比亚政府转交了对 2019 年 2 月 22 日发出的事关处理强迫失踪问题的人权维护者所受攻击的即时干预函的答复。政府在答复中提供了资料,说明了为解决这一情况和保护受害者而采取的步骤。⁸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标准程序

43.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4 起案件,事关:

(a) Gyeong Hak Choi, 据称 2016 年 10 月 1 日从中国被遣返后拘留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江道惠山市国家安全保卫部拘留中心;

(b) Seong Ga Choi, 据称 2016 年 10 月 1 日从中国被遣返后拘留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江道惠山市国家安全保卫部拘留中心;

(c) Hwa Yeong Park, 据称 1976 年 9 月 25 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茂山郡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人员绑架;

(d) Chansoo Ahn, 据称 1950 年 7 月 5 日在首尔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警察逮捕;

⁷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325>。

⁸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4626>。

(e) Geun-sik Kim, 据称 1974 年 2 月 15 日在大韩民国北方界线附近一艘船上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绑架；

(f) Jung-soo Heo, 据称 1975 年 8 月 8 日在大韩民国郁陵岛东北的大和堆渔场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绑架；

(g) Yu-seok Jung, 据称 1974 年 2 月 15 日在大韩民国北方界线附近一艘船上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绑架；

(h) Joong-sik Kim, 据称 1974 年 2 月 15 日在大韩民国北方界线附近一艘船上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绑架；

(i) Gil-soo Maeng, 据称 1970 年 6 月 5 日在大韩民国北方界线以南 6 公里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成员绑架；

(j) Jung-ok Kim, 据称 1972 年 1 月 10 日在 Dongjin-ho 号船上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绑架；

(k) Jun-soo Choi, 据称 1964 年 3 月 20 日在大韩民国黄海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绑架；

(l) Nam-guk Kim, 据称 1968 年 7 月 12 日在大韩民国黄海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绑架；

(m) Sung-hyun Lee, 据称在大韩民国江原道高城郡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士兵绑架；

(n) Tae-ho Kim, 据称 1964 年 10 月 16 日在大韩民国黄海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绑架。

44. 工作组还按照其工作方法，向大韩民国政府转交了 10 份案卷的副本。

政府提供的资料

45. 2019 年 3 月 27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了关于 16 起待决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意见

46. 工作组关切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近年来对转交案件的答复相同，表明其缺乏合作。工作组尤其关切的是，面对关于该国发生严重、系统的强迫失踪这一非常严重的指控，该国政府不但不与工作组合作，反而指控工作组偏袒一方和参与所谓的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阴谋。工作组坚定地重申，工作组的运作保持了最高水平的客观性、独立性和公正性。

埃及

紧急行动

47.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20 起案件，事关：

(a) Islam El-Sayed Mahfouz Salem Khalil, 2019 年 2 月 25 日从埃及西部省 El-Santa 警察局失踪；

(b) Hozaifa Mohammed Abdelfatah Mohammed Ismail, 2019 年 2 月 8 日被便衣安全部队带走；

(c) Anas el-Sayed Ibrahim Mohamed,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8 年 12 月 26 日他在宰加济格二号警察局等待获释期间；

(d) Taher Monir Ahmed Abu Ela, 2019 年 1 月 27 日在村清真寺被便衣安全部队逮捕，带往某处未知地点；

(e) Ahmed Ameen Abd Elrahman Mahmoud, 2019 年 3 月 5 日在开罗 Nasr 市一个和他有关系的人的寓所被身着便衣的国家安全局人员和身着制服的警察逮捕；

(f) El-Sayed Mohamed Niazi el-Sayed el-Araby, 2019 年 1 月 12 日被国家安全局部队便衣人员从埃及 Mansurah 市一处公寓绑架；

(g) Abdul Rahman Usama Mohamed Mohamed al-Akeed, 2019 年 2 月 12 日在开罗警察学院被国家安全局人员逮捕；

(h) Hazem Hamouda, 2019 年 2 月 18 日在托拉监狱拘留期间最后有消息传出；

(i) Ahmed Ragb Ibrahim Mohammed el-Ebshiby, 2018 年 12 月 20 日从开罗一亚历山大港路乘小巴士前往亚历山大港时失踪；

(j) Mohammed el-Tantawy Hassan,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9 年 2 月 5 日在 Mokattam 市小巴士车站；

(k) Islam Ali Abd el-Aal Mohammed, 2019 年 1 月 26 日在埃及开罗省 Kobry el-Obba 地铁站被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人员逮捕；

(l) Abdallah Bu-Madiyan Nasr Eldeen Okasha Nasr, 2019 年 1 月 11 日从 El-Arish 警察局失踪；

(m) Abdel Malek Mohamed Abdel Malek Hussein, 等待获释期间于 2019 年 3 月 8 日从五月十五日市警察局失踪；

(n) Amr Azab Mohammed Azab, 2019 年 3 月 3 日前往贝尼苏韦夫大学途中被国家安全局便衣逮捕；

(o) Mohamed Abdullah Mohamed Ahmed, 等待获释期间于 2019 年 4 月 7 日从 Minya al-Qamh 警察局失踪；

(p) Mahmoud Ghareeb Mahmoud Qassim, 2019 年 3 月 17 日下午 5 时在 Al-Saaeh 广场附近步行前往杂货店途中被国家便衣安全部队成员逮捕；

(q) Abdallah Mahmoud Hisham Mostafa Mohamed Alhinnawi, 2019 年 3 月 1 日被马来西亚当局羁押期间失踪。据信他是 2019 年 3 月 5 日当日或前后从马来西亚遣返埃及的 4 名埃及国民之一；

(r) Azmi Elsayed, 2019 年 3 月 2 日被马来西亚当局羁押期间失踪。据信他是 2019 年 3 月 5 日当日或前后从马来西亚遣返埃及的 4 名埃及国民之一；

(s) Mohamed Fathy Eid Aly, 埃及公民, 2019 年 3 月 1 日被马来西亚当局羁押期间失踪。据信他是 2019 年 3 月 5 日当日或前后从马来西亚遣返埃及的 4 名埃及国民之一;

(t) Abdelrahman Abdelaziz Ahmed Abdelaziz Mostafa, 2019 年 3 月 2 日被马来西亚当局羁押期间失踪。据信他是 2019 年 3 月 5 日当日或前后从马来西亚遣返埃及的 4 名埃及国民之一。

标准程序

48.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 事关:

(a) Abdullah Mohamed Sadek el-Sayed, 2017 年 11 月 20 日在贝尼苏韦夫大学商业系教学楼前被身着制服和便衣的警察部队逮捕;

(b) Sayed Naser Mohammad Abdel Aziz,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8 年 5 月 9 日被埃及安全部队羁押期间, 他出现在埃及吉萨省 Imbaba 一带自己居所的屋顶。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49. 来文方提供了 1 起未决案件的材料, 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适用六个月规则

50. 根据政府 2019 年 2 月 15 日、3 月 1 日、3 月 15 日和 3 月 26 日提交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对 21 起待决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事关: Maged Taha Hussain Ahmad al-Sherei、Walid Ismat Hassan Khalil、Abu Bakr Ali Abdul Muttalib Sinhouti、Talaat Hassan Ali Qarani、Saad Sherif、Ezzat Eid Taha Fadel Khudair Ghoneim、Muhammad Awad Basyouni al-Asali、Ayatollah Ashraf Muhammad al-Sayyed、Obeir Naged Abdullah Mustafa、Mohammed Abu Huraira Muhammad Abdelrahman、Hoda Abdelmun'im Abdelaziz Hassan、Samiya Muhammad Nasef Rushdi、Aisha Muhammad Khairat、Tareq Mahmoud Hassan Mahmoud、Walid Ali Salim Muhammad Hamadah、Ali Mahmoud Ali Mahmoud al-Kadawani、Ibrahim al-Sayyed Muhammad Abdou Atta、Osama Mabrouk Musa Muhammad、Marwa Ahmad Madbouly Ahmad、Ahmad Abdelnabi Mahmoud Sayyed Ahmad 和 Ria Abdullah Hassan Ali。

政府提供的资料

51. 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继续审查 13 起资料不足以澄清当事人命运或下落的案件。

澄清

52. 根据政府此前提提供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澄清 39 起第 116 届会议已适用六个月规则的案件(A/HRC/WGEID/116/1, 第 59 段)。据称 31 名当事人仍被拘留, 8 人已获释。

新闻稿

53. 2019 年 2 月 25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谴责埃及处决 9 名根据据称通过刑讯逼供所获证据获罪的男子(见上文第 5 段)。

意见

54. 工作组表示欣赏埃及政府持续合作，对大量来文提供答复，同时注意到，仍有大量未决案件，并且经常收到众多关于埃及发生强迫失踪的报告。工作组表示警惕的是，最近报告的几起案件显示了法院下令释放过程中发生失踪的趋势，特别是据称多人在等待获释期间从监狱移交警察局后失踪。工作组谨回顾道，《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1 条规定，被剥夺自由的人的释放方式必须允许可靠的核查，以证实他们确已被释放，并证实他们获释时的情况可以保证他们身体健康并能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利。

萨尔瓦多

政府提供的资料

55. 2019 年 4 月 15 日，政府提供了关于 2 起案件的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厄立特里亚

标准程序

56.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 Teklebrhan Ghebresadick，据称 1992 年 4 月 26 日在苏丹卡萨拉被厄立特里亚秘密安全人员在苏丹安全人员的帮助下绑架并带往厄立特里亚。

57.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苏丹政府发送了一份案卷副本。

危地马拉

新闻稿

58. 2019 年 3 月 11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促请危地马拉国会不要通过大赦武装内部冲突期间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新法案(见上文第 6 段)。

印度

紧急行动

59. 2019 年 4 月 8 日，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印度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环境人权维护者 Shanmugam Thangasamy(又名 R.S.Mugilan)，据称 2019 年 2 月 15 日登上前往马杜赖的火车后失踪，此前一天他曾发布一份关于据称警察犯下的暴力的报告。

标准程序

60. 2019 年 7 月 2 日，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17 起案件，事关：

(a) Riyaz Ahmad Tantray, 据称 2000 年 8 月 28 日被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库普瓦拉镇绑架；

(b) Zahoor Ahmad Lone, 据称前往查谟和克什米尔邦 Kandi 森林后失踪；

(c) Mohammad Javaid, 据称 2005 年 6 月 13 日在哈旺、斯利那加、查谟和克什米尔附近一条公路上被与印度军队有关联的人员绑架；

(d) Abdul Majeed, 据称 2005 年 6 月 13 日在哈旺、斯利那加、查谟和克什米尔附近一条公路上被与印度军队有关联的人员绑架；

(e) Mohammad Mushtaq, 据称 2005 年 6 月 13 日在哈旺、斯利那加、查谟和克什米尔附近一条公路上被与印度军队有关联的人员绑架；

(f) Mohammad Mushtaq, 据称 2005 年 6 月 13 日在哈旺、斯利那加、查谟和克什米尔附近一条公路上被与印度军队有关联的人员绑架；

(g) 一名儿童, 据称 2005 年 6 月 13 日在哈旺、斯利那加、查谟和克什米尔附近一条公路上被与印度军队有关联的人员绑架；

(h) Mohammad Younis Janjua, 据称 1998 年 9 月 9 日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巴拉穆拉县 Uri 乡被印度军方成员绑架；

(i) Abdul Hammeed Janjua, 据称 1998 年 8 月 19 日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巴拉穆拉县 Uri 乡被印度军方成员绑架；

(j) Javaid Ahmad Najar, 据称 2000 年 7 月 11 日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巴拉穆拉县失踪，此前印度军方成员曾活跃在该地区；

(k) Abdul Ahad Malik, 据称 1997 年 5 月 24 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巴拉穆拉县被印度军方成员逮捕；

(l) Ali Mohamed Mir, 据称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班迪波拉被印度军方成员逮捕；

(m) Farooq Ahmad Bhat, 据称 1991 年 6 月 22 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斯利那加被边境安全部队逮捕；

(n) Fayaz Ahmad Khan, 据称 1997 年 11 月 25 日晚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斯利那加 Pantha Chowk 被印度军方成员和军队线人逮捕；

(o) Ghulam Mohammad Mir, 据称 2000 年 10 月 15 日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巴拉穆拉县帕特坦镇被印度军方成员绑架；

(p) Habibullah Shah, 据称 2000 年 1 月 28 日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巴拉穆拉县被印度军方成员逮捕；

(q) Mushaq Ahmad Wani, 据称 2000 年 8 月 9 日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巴拉穆拉县被印度军方成员绑架。

联合紧急呼吁

61. 2019 年 4 月 2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事关 Thangasamy 先生据称强迫失踪(见上文第 59 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标准程序

62.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4 起案件，事关：

(a) Shirin Alam Holī Atashgah,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0 年 5 月 8 日在德黑兰 Evin 监狱；

(b) Ali Heydarian,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0 年 5 月 8 日在德黑兰 Evin 监狱；

(c) Farzad Kamangar,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0 年 5 月 8 日在德黑兰 Evin 监狱；

(d) Farhad Vakili, 据称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0 年 5 月 8 日在德黑兰 Evin 监狱。

联合紧急呼吁

63. 2019 年 5 月 14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事关人权维护者 Yasaman Aryani, Monireh Arabshahi 和 Mojgan Keshavarz 据称遭受逮捕、强迫失踪 9 至 14 天和任意拘留。

对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

64. 2019 年 4 月 25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转交了对 2019 年 1 月 25 日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事关人权维护者 Esmail Bakhshi 和 Sepideh Gholian 被逮捕，两人目前下落不明。

意见

65. 上述多起案件中，所获资料显示，与失踪者相关的人员收到了未确认的失踪者死亡通报，工作组谨回顾道，未确认死亡不应排除对据称强迫失踪事件的调查。工作组就此援引《宣言》第 13 条第 6 款，其中指出，应不断进行调查，直至查明被强迫失踪的人的命运为止。工作组还援引第 17 条第 1 款，其中指出，只要犯案者继续隐瞒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而且实际真相仍未查清，构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即应视为是一种继续犯罪。

约旦

适用六个月规则

66. 2019 年 4 月 9 日，政府就关于 Mohamed Kifah Sorour al-Momani 的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根据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此案适用六个月规则。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联合紧急呼吁

67. 2019 年 3 月 8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事关 Surachai Danwattananusorn、Chatchan Bubphawan 和 Kraidej Luelert，三人据称于 2018 年末遭受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

利比亚

紧急行动

68. 2019 年 6 月 13 日，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民族团结政府情报局副局长 Abdel Majeed Omer Al Dhabea 少将，他被据称在民族团结政府国防部之下服役的 Al-Nawasi 民兵绑架。

标准程序

69.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事关：

(a) Osama Alqafer, 据称 2016 年 12 月 6 日在 Sedra 一处石油出口码头被遵从“大苏尔特[军事]行动室”指挥的忠于哈利法·哈夫塔尔的部队绑架；

(b) Osman Medani Malik, 据称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利比亚胡姆斯的家中被两名身着军方部队制服的持枪人员绑架。

政府提供的资料

70. 2019 年 2 月 26 日和 5 月 24 日，塞内加尔政府和突尼斯政府分别提供了最新资料，说明了登记在利比亚项下的 Salem Ghereby 案和 Awad Khalifa 案。资料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马尔代夫

政府提供的资料

71. 2018 年 5 月 30 日，马尔代夫政府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墨西哥

标准程序

72.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事关 Fausto Osorio Torres 和 Feliberto Osorio Torres，二人据称 2010 年 3 月 27 日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失踪。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73. 来文方就 2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新闻稿

74. 2019 年 5 月 10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联合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谴责对人权维护者 Ernesto Sernas García 律师在墨西哥失踪一年后对该失踪案的调查缺乏重大进展(见上文第 8 段)。

摩洛哥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75. 来文方就关于 Haddou Charif 的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工作组决定将案件交回政府。

澄清

76. 根据政府此前提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第 116 届会议上已适用六个月规则的 4 起案件，事关 Lehbib Ballal Ahmed Keihel Ballal、Oufkir Ali Ben Dehan、Ali Abalehcen Salama 和 Abdellah Mansour Mohamed (A/HRC/WGEID/116/1, 第 117 段)。据称这些人已过世。

莫桑比克

政府提供的资料

77. 2019 年 2 月 15 日和 5 月 17 日，葡萄牙政府就登记在莫桑比克项下的 1 起待决案件转交了资料。提供的资料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莫桑比克政府转交了案卷副本。

尼泊尔

其他联合函件

78. 2019 年 4 月 12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封“其他函件”，事关：据称现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强迫失踪调查委员成员任命程序有失公正、独立和透明，可能影响 2019 年 4 月选任新委员；据称两个委员会工作进度甚微；可能对设立和监管两委员会的法案进行修正。

尼日利亚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做出澄清

79.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2 起案件，事关 Ugoeze Nnenne Sally Kanu 和 Israel Okwu Kanu。据称 Kanu 女士和 Kanu 先生目前自由。

巴基斯坦

紧急行动

80.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1 起案件，事关：

(a) Khuda Bakhsh, 据称 2018 年 12 月 30 日在三军情报局成员突袭信德省卡拉奇一处平民医院的过程中被绑架；

(b) Asif Hussain Siddiqui, 据称 2019 年 2 月 21 日在 Defence 市 Clifton 的住所被准军事别动队和刑事侦查部便衣人员绑架；

(c) Tanzeem Ahmed Khan Bashir Ahmed Khan, 据称 2019 年 2 月 23 日在卡拉奇的居所被准军事别动队和刑事侦查部便衣人员绑架；

(d) Khurram, 据称 2019 年 2 月 16 日上班途中在卡拉奇被国家机关绑架；

(e) Sarfarz Ahmed, 2019 年 2 月 13 日最后一次出现在白沙瓦大学, 据信在前往德利加兹汗县途中被巴基斯坦军报局或军方人员逮捕；

(f) Nasir, 据称 2019 年 1 月 10 日在俾路支省 Sénkadi 村的家中被边防部队和三军情报局成员带走；

(g) Khair Jan, 据称 2019 年 1 月 22 日在俾路支省 Bedring 村的家中被边防部队和三军情报局成员带走；

(h) Yaseen Muhammad, 据称 2019 年 1 月 22 日在俾路支省 Bedring 村的家中被边防部队和三军情报局成员带走；

(i) Raziq Abdul, 据称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俾路支省科奇县 Kolwai Bazar 被边防部队国家部队和三军情报局绑架；

(j) Rahmdil Peer Bakhsh, 据称 2019 年 5 月 14 日在信德省卡拉奇的家中被三军情报局人员绑架；

(k) Nasir Ali, 据称 2019 年 5 月 15 日在信德省卡拉奇的家中被三军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人员绑架。

标准程序

81.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2 起案件, 事关:

(a) Habib Ullah, 据称 2013 年 2 月 25 日在白沙瓦环路被白沙瓦 Pishtakhara 警察局副警司和其他警察绑架；

(b) Fazal Subhan, 据称 2009 年 12 月 17 日在 Qazi Abad 自己的诊所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c) Tahir Mehmood, 据称 2013 年 12 月 8 日在拉合尔镇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d) Waris, 据称 2012 年 12 月 26 日在 Jamrah Chimtar 的 Nista 路某砖厂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e) Molana Shabbir Ahmad Usmani, 据称 2012 年 9 月 3 日在木尔坦的沙欣汽油泵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f) Abdul Rauf, 据称 2013 年 1 月 24 日在俾路支省奎达自己的居所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g) Mihadullah, 据称 2012 年 5 月 2 日在 Mosaki Dawar 自己的居所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h) Hussain Ahmed, 据称 2008 年 10 月 8 日在 Gul Jaba 村自己的居所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i) Saleem Shah, 据称 2012 年 6 月 22 日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 Kabal 某盐厂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j) Azhar Haroon, 据称 2012 年 11 月 13 日在 Bannu 市自己的居所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k) Sher Alam Khan, 据称 2009 年 7 月 10 日在 Ogdai 自己的居所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l) Muhammad Sher Ali Khan, 据称 2009 年 9 月 20 日在斯瓦特县 Bara Bandai 的 Saidu Bibi Mosque 清真寺被某保密机关成员, 可能是军事情报局、三军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绑架。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做出澄清

82.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澄清 3 起案件, 事关 Sana Ullah、Ilyas Muhammad 和 Deedar Ali Shabirani。据称三人已获释。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83. 来文方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资料, 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政府提供的资料

84. 2019 年 4 月 24 日, 巴基斯坦政府就 58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 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适用六个月规则

85. 2019 年 4 月 24 日, 巴基斯坦政府就 9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根据提供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对这些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对一项一般指控的答复

86. 2019 年 4 月 24 日, 政府转交了对 2019 年 3 月 19 日发出的一项一般指控的答复。答复全文载于附件三。

大韩民国

标准程序

87.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 事关 Jinsoo Rho 据称 1982 年 5 月 22 日在首尔国立大学附近的 Hanrim 阅览室被据信为政府机关人员者逮捕。

俄罗斯联邦

紧急行动

88. 2019 年 5 月 27 日，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俄罗斯联邦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 Eden Iaiachikov 据称 2019 年 3 月 27 日在克里米亚⁹ 的辛菲罗波尔被俄罗斯安全部队绑架。

89.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乌克兰政府发送了案卷副本。

沙特阿拉伯

紧急行动

90. 2019 年 5 月 10 日，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沙特阿拉伯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 Abdelrahman Farhaneh 2019 年 2 月 22 日被身着军队制服和便衣的国家安全部门人员逮捕。

标准程序

91.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2 起指控的案件，事关：

(a) Turki bin Abdulaziz bin Saleh al-Jasser, 2018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1 时许在利雅得的家中被身着便衣的调查总局人员逮捕；

(b) Abdul-Aziz Khaled Mohamed, 9 月 12 日前往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大清真寺朝圣时最后一次出现。

92.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发送了 1 起案件的副本。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做出澄清

93.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3 起案件，事关 Al-Khadrawi Mohammed Husayn Ali、Rajb Mahmoud Ali al-Bashir 和 Zeit Mohamed Hussein。

适用六个月规则

94. 2019 年 4 月 5 日，政府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根据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该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联合指控函

95. 2019 年 2 月 25 日和 4 月 1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共同转交了多封指控函，分别事关 Jamal Khashoggi 和 Marwan Alaa Naji Al Muraisy。沙特阿拉伯政府提供了答复。¹⁰

⁹ 克里米亚(暂时被俄罗斯联邦占领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提法应结合大会第 73/263 号决议以及大会第 68/262、第 71/205 和第 72/190 号决议理解。

¹⁰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LatestReports/CommunicationSent>。

意见

96. 工作组关切的是，据称利比亚公民遭受强迫失踪和非法遣返，导致他们持续失踪，这违反了《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8 条。

南苏丹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97. 来文方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苏丹

紧急行动

98. 2019 年 2 月 28 日，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苏丹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 Nashat Haydar Abdelhay Mohamedali 据称 2018 年 12 月 24 日在苏丹迈达尼市被安全部门成员逮捕，2019 年 1 月初在迈达尼拘留中心最后一次出现。

政府提供的资料

99. 2019 年 3 月 4 日，苏丹政府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联合紧急呼吁

100. 2019 年 3 月 28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事关记者 Osman Mirghani 据称被逮捕和任意拘留，起初拘留在某处未知地点。¹¹

对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

101. 2019 年 3 月 29 日，苏丹政府转交了对 2019 年 3 月 28 日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事关拘留 Mirghani 先生。政府在答复中提供了资料，说明了针对 Mirghani 先生的法律程序的情况。¹²

意见

102. 工作组对苏丹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还严重关切的是国内大规模抗议活动中侵犯人权行为增加，包括逮捕、过度使用武力、强迫失踪和任意拘留抗议者、反对派活动人士和批评者。

103. 工作组回顾，《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进行、允许或容忍造成被强迫失踪的行为(第 2 条第 1 款)。《宣言》还规定了各国为防止和终止强迫失踪行为应采取的必要措施，主要是第 9、第 10 和第 12 条，相关内容包括：采取迅速而有效的司法补救措施，以确定被剥夺自由的人的

¹¹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492>。

¹²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4580>。

下落；国家主管当局应有权进入一切拘留场所；将被剥夺自由的人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地点；拘留后立即交由司法当局处理。又规定：应将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准确情况和拘留地点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其他有合法理由关心这种情况的人；每一拘留地点应保有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的最新正式登记册。

斯里兰卡

标准程序

104. 工作组向政府转交了 45 起案件(见附件二)。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05. 来文方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紧急行动

106.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2 起案件，事关：

(a) Omair Mus'ab Yousef Gharaibeh, 约旦公民，2019 年 2 月 10 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马士革农村省基斯沃市附近的 Minkt Al Hatab 一处关卡被空军情报局成员逮捕；

(b) Rafat Abdel Rahman Khader Abu Nabhan, 约旦公民，2019 年 3 月 7 日在 Masna 越过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边境后不久被身着制服的阿拉伯叙利亚陆军军官逮捕。

107.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约旦送交了案卷副本。

标准程序

108.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0 起案件，事关：

(a) Mahmoud Al Mehri, 2011 年 10 月 25 日在霍姆斯工商会入口附近一处空军情报局关卡被绑架；

(b) Abdul Fattah Al Khateeb, 2012 年 8 月 1 日在伊德利卜公民身份和护照部被政府的政治安全部队人员绑架；

(c) Abdul Sattar Al Qarjii, 2012 年 2 月 3 日在伊德利卜省郊区 Kafr Nubl 市通过一处关卡时被叙利亚政权部队绑架；

(d) Adnan Mostafa Ismail Al Rahhal, 2013 年 3 月 15 日在阿勒颇 Al Rashedeen 一带通过一处叙利亚政权部队的关卡时被绑架；

(e) Fadh Saleem, 2013 年 3 月 15 日在自己的店中被阿拉伯叙利亚陆军人员逮捕；

(f) Khaldoun Areda, 2013 年 6 月 26 日在大马士革的加拉马纳通过一处军事关卡时被阿拉伯叙利亚陆军人员逮捕；

(g) Mahmoud Al Hamwi, 2013 年 4 月 14 日在大马士革 Bab Sreja 一带通过一处军事关卡时被阿拉伯叙利亚陆军人员逮捕；

(h) Mahmoud Ra'fat Al Baghdadi, 2012 年 7 月 17 日在大马士革梅泽赫一带的 Tishrein 军事医院被军事安全部队人员逮捕；

(i) Sameeh Karnaba, 2012 年 10 月 12 日在大马士革 Al-Mutahaleq al-Janoubi 地区通过一处叙利亚部队的关卡时被捕；

(j) Saran Alabdallah, 2011 年 12 月 13 日在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边境试图返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时被捕。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09. 来文方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澄清

110. 根据政府此前提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1 起案件，事关 Saït Cosar，又名 Saeed Malki (A/HRC/WGEID/116/1, 第 157 段)，第 116 届会议已对此案适用六个月规则。据称当事人已过世。

意见

111. 工作组谨重申以往意见(A/HRC/WGEID/116/1, 第 158-159 段)，其中回顾指出，《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第 10 条第 1 和第 2 款规定，应将任何被剥夺自由的人安置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地点，并遵照国家法律，在拘留后立即交由司法当局处理。应将他们遭到拘留一事以及他们的拘留地点、包括转移的准确情况立即通知其家属、律师或任何其他有合法理由关心这种情况的人，除非有关人员表示与此相反的愿望。

112. 同样，工作组谨回顾，第 13 条第 1 和第 6 款规定，国家应在任何知情或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指称有人遭受强迫失踪时，确保前者有权向主管和独立的国家当局提出申诉并获得该当局对此申诉进行迅速、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任何时候只要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已发生被强迫失踪事件，即使没有人正式提出申诉，国家也应立即将此事交由该当局调查。不得采取任何措施取消或妨碍调查。应按照上述程序不断进行调查，直至查明被强迫失踪的人的命运为止。

泰国

适用六个月规则

113. 2019 年 5 月 9 日，政府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事关 Chaicharn Chaiyasat。根据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该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政府提供的资料

114. 2019 年 4 月 23 日，政府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澄清

115. 根据政府此前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 1 起案件，事关 Tangtai Kaminketkij，第 116 届会议已对此案适用六个月规则(A/HRC/WGEID/116/1，第 160 段)。据称当事人已过世。

停止审议

116. 工作组决定，作为例外，并根据工作方法第 28 段，停止审议 2 起未决案件，事关 Sak Sae Ung 和 Chuchai Chanket。但随时可恢复对这些案件的审议。

联合紧急呼吁

117. 2019 年 3 月 6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事关 Surachai Danwattananusorn、Chatchan Bubphawan 和 Kraidej Luelert，据称三人于 2018 年末遭受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

118. 2019 年 4 月 18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事关 Truong Duy Nhat 据称遭受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随后被从泰国遣返越南。

联合指控函

119. 2019 年 2 月 21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封联合指控函，事关克伦族人权维护者 Pholachi Rakchongcharoen (又名 Billy) 2014 年 4 月 17 日在岗卡章国家公园的 Bang Kloy 失踪。

对联合指控函的答复

120. 2019 年 4 月 23 日，泰国政府转交了对 2019 年 2 月 21 日发送的联合紧急呼吁的答复，事关 Rakchongcharoen 先生 2014 年 4 月 17 日失踪。资料不足以澄清当事人的命运或下落。

突尼斯

标准程序

121.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阿尔及利亚公民 Seif Edine Guediri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突尼斯领水内一艘船上失踪。

122.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阿尔及利亚送交了案卷副本。

土耳其

紧急行动

123.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6 起案件，事关：

(a) Erkan Irmak, 据称 2019 年 2 月 16 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家庭住所外被三名疑为国家情报组织成员的男子绑架；

(b) Yasin Ugan, 据称 2019 年 2 月 13 日在安卡拉一处公寓被据信为国家情报组织成员的个人绑架;

(c) Szgur Kaya, 据称 2019 年 2 月 13 日在安卡拉一处公寓被据信为国家情报组织成员的个人绑架;

(d) Salim Zeybek, 据称 2019 年 2 月 21 日在 Edirne-Havsa 高速路被自称情报人员的男子逮捕;

(e) Gökhan Türkmen, 据称 2019 年 2 月 7 日在安塔利亚凯佩斯被国家特工绑架;

(f) Mustafa Yilmaz, 据称 2019 年 2 月 19 日在前往安卡拉工作途中被国家秘密特工绑架。

政府提供的资料

124. 2019 年 4 月 15 日和 23 日, 土耳其政府就 5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 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澄清

125. 根据政府此前提提供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澄清第 116 届会议已适用六个月规则的 3 起案件, 事关 Mehmet Selim Orhan、Ahmet Dansik 和 Cezayir Örhan (A/HRC/WGEID/116/1, 第 164 段)。据称 Orhan 先生和 Örhan 先生已过世, Dansik 先生已获释。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做出澄清

126. 根据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工作组决定澄清 1 起案件, 事关 Jamshid Abdurasulov。据称当事人已获得自由。

联合指控函

127. 2019 年 3 月 25 日, 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封指控函, 事关与 1915 年至 1923 年期间影响亚美尼亚少数民族的事件相关的可归咎于土耳其的侵犯行为及其对相关人群的后果。¹³

对联合指控函的答复

128. 2019 年 5 月 17 日, 土耳其政府转交了对 2019 年 3 月 25 日发送的联合指控函的答复。¹⁴

¹³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294>。

¹⁴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4685>。

乌克兰

澄清

129. 根据政府此前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澄清第 116 届会议已适用六个月规则的 1 起案件，事关 Bilbin Roman Alexandrovich (A/HRC/WGEID/116/1, 第 176 段)。据称当事人已过世。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标准程序

130.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巴基斯坦国民 Muhammad Omer Mateen，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4 年 3 月 2 日。

131. 工作组按照其工作方法，向巴基斯坦送交了案卷副本。

政府提供的资料

132. 2019 年 5 月 14 日，政府就 Rashid Hussain Brohi 的案件转交了资料，工作组认为资料不足以澄清案件。

适用六个月规则

133. 2019 年 1 月 8 日，政府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事关 Latifa bint Mohammed bin Rashid al-Maktoum。根据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该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美利坚合众国

一般指控

134. 工作组从可靠来源收到的资料，指称在美利坚合众国执行《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存在障碍。2019 年 6 月 14 日向政府转交了一项一般指控(见附件一)，重点是，据称在适用 19 世纪通过并一直执行到 1960 年代的“联邦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法”的过程中，存在美洲印第安儿童和阿拉斯加土著儿童失踪的情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紧急行动

135. 工作组根据紧急行动程序，向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 Gilbert Alexander Caro Alfonzo，据称 2019 年 4 月 26 日在加拉加斯一处餐厅被玻利瓦尔国家情报局成员逮捕。

来文方提供的资料

136. 来文方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最新资料，但被认为不足以澄清案件。

越南

适用六个月规则

137. 2019 年 4 月 9 日，政府就 1 起待决案件提供了资料。根据提供的资料，工作组决定对该案件适用六个月规则。

联合紧急呼吁

138. 2019 年 4 月 18 日，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机制共同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事关 Truong Duy Nhat 据称遭受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并随后被从泰国遣返越南以及 Bach Hong Quyen 受到监控和恐吓。

也门

标准程序

139. 工作组根据标准程序，向也门政府转交了 1 起案件，事关 Ayoub Shaher Seif Far'e al-Salehi，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是 2018 年 2 月下旬在政府军事机构下属的武装团体 Al-Saleek 旅的监狱。

Annex I

General allegations

Bangladesh

1. The Working Group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the source concerning alleged violations and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in Bangladesh.
2. The sources report that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have continued to occur with alarming frequency in Bangladesh. According to a source, 507 case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have been documented from January 2009 to the end of 2018: 62 of the disappeared were reportedly found dead; 286 returned alive; and the whereabouts of 159 disappeared persons are reportedly still unknown. The source also reports that, in 2018 alone, at least 92 people were subjected to enforced disappearance by the authorities, and that the highest number of case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was recorded in 2016 and 2018.
3.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the substantial rise i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d pattern of targeting of political opponents and other dissidents through violations of freedoms of expression, association, and peaceful assembly. The Working Group was informed that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were often occurring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overnment's anti-terrorism policy, and that it was suspected to be used as a political tool by the government to silence criticism and dissent.
4. The Working Group also received a report that the State is not showing either political will or a credibl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o hold personnel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account f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The sources argue that the widespread impunity of State agents has not only permitted this rise i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associated crimes, but it has also greatly eroded the rule of law in Bangladesh.
5. The sources report that the Rapid Action Battalion (RAB), a joint task force composed of members of the police, army, navy, air force, border guards, and Ansar ((a paramilitary auxiliary force), has been repeatedly accused of committing sever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cluding extrajudicial killings, torture,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of operating under complete impunity. A source states that the RAB had led government's crackdown on illegal drugs in 2018 resulting in close to 300 suspected extra-judicial killings by the end of 2018.
6. The source also points out that, to date, Bangladesh has not passed local legislation to recognize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s a cri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7. The Working Group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credible sources alleging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to implement the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8.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 Native children were forcibly abducted from their homes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aken to Christian boarding schools. The children would sometimes not return home for years, or not return home at all. The sources have also alleged that the children's families have not been able to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s to the fate or whereabouts of their loved ones.
9. The alleged disappearances would have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 policies including the Federal Indian Boarding School Act adopted in the 1800s and applied through the 1960s. In this wa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underpinnings of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 were reportedly eroded through the purposeful forcible removals of Indigenous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y homes.

10. The sources pointed out that children removed to boarding schools under mandate of United States law were subject to malnourishment, overcrowding, compulsory and free labor, substandard living conditions, physical abuses, emotional abuses, sexual abuses, disease, lack of access to medical care, widespread epidemics and death.

11. Furthermore, the sources have reported that Indian boarding schools utilized an “outing” program during the summer, a program in which children, rather than being sent back to their homes, were involuntarily leased out to white homes, farms or factories, as menial labor. Many children reportedly died in the process and some of these individuals were neither returned to their families, nor the school.

12. The sources identified several obstacl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 They pointed out the challenges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particular cases of individuals whose fate remains unknown.

13.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re is no cooperation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qualify the impacts of the boarding school policy and its ongoing effects o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determine the fate and location of the remain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who disappeared, died in custody, in school, in the outing programs, and/or never returned home. There is no data which provid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the number of them that attended or the number who died or disappeared while in, boarding schools under government supervision.

14. According to the sourc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te of individual children is difficult for family members or Triba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to acquire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15. Research conducted to locate the burial locations of these children required consulting school records, state death certificates and cemetery records. However, the sources reported that these records were inconsistent or difficult to obtain. Moreover, it was reported that schools often did not notify the death or disappearance of the children to their families and buried them without their parent’s knowledge.

16. The sources reported that the Indigenous students were often buried in unmarked or unidentified graves, especially if they died on “outings” from the schools. Some schools’ cemeteries became parks and graves were erased.

17. The sources have identified non-exhaustive examples of missing children – having deserted, sent home, or died – whose disappearances have not been notified to their families by the school’s administrators and whose fate and whereabouts are unknown.

18. Among the reported cases, the sources referred to the case of Robert Johnson, who attended Chemawa Indian School and ran away in 1924; Demetrio Apodaca (Unknown Pueblo) who attended to Haskell and was reported missing in 1909; Reginalda Guassac and Antonio Ardilla who attended Sherman Institute and died in 1910 and in 1914 but do not appear to be buried in Sherman Institute’s cemetery; Mabel Green (DOB 1900) enrolled at Sherman and who disappeared in 1919 and whose Sherman’s student files make no further mention of her; Isabel [Isabelle] Brown sent to Soboba Sanitarium in 1927 but whose fate is unknown; Claudia Williams (Seneca) enrolled at Carlisle Indian Industrial School in 1908 who was placed into the outing home of J.C. Beatty in Beverly, NJ in 1909 and disappeared from the home in 1911; David Steele [Thief] enrolled at Carlisle in 1913 who deserted for a second time in 1914, whose disappearance was not notified to his family; and Kininnok Mary, a student below 18 at the moment of the disappearance, who attended at Carlisle whose whereabouts or remains’ location is unknown.

19.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ack of data on the fate of individual children who disappeared as well as the ongoing research efforts and the discovery of increasing numbers of unmarked graves near former schools, the sources expressed deep concerns about how many children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ian Boarding School Policy and still have not been acknowledged, documented or addres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20. The sources indicate that the families of the disappeared suffer severe trauma as a result of the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their loved ones. These damages experienced among the targeted Indigenous peoples continue to reverberate in those communities as a result of the impact of historic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with no apparent plan by the United States for treatment to stem the continuing traumatic response.

Annex II

Standard procedure cases

Burundi

1. The Working Group transmitted 31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 (a) Théogène Nsengiyumva, abducted on 16 November 2018, at around 18:00, by two people, including a police officer while at the 'kwa Musitanteri' bar located in the Gisyo district, 12th Avenue, Kanyosha zone, commune Muha, Mairie de Bujumbura.
 - (b) Matthieu Ndayizeye, arrested on the evening of 27 April 2018, by two police officers.
 - (c) Nestor Nahimana, kidnapped in Rukeco on 3 June 2018, at around 19:00, by three people, one of whom was in police uniform.
 - (d) Rehema Kaneza, arrested in Rohero urban area on 8 February 2018, by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Suppor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API).
 - (e) Berchmans Ntakirutimana, abducted on 16 November 2018, by two people, including a police officer in uniform, in commune Muha, Mairie de Bujumbura.
 - (f) Nyarwayo, arrested on 25 October 2017, by three Imbonerakure on the Kanyunya hill, Rukina zone, Mukike commune, rural Bujumbura province. He was arrested with Mr. Macumi and both were taken to an unknown destination.
 - (g) Macumi, was reportedly abducted on 25 October 2017, by three persons belonging to the government backed Imbonerakure militia on the Kanyunya Hill. Mr. Macumi, who was not yet 18 years old, was abducted with Mr. Nyarwayo and both were taken to an unknown destination.
 - (h) Jean Prosper Nyobokeye, arrested on 16 December 2015, in a residence by police officers of the Special Uni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API).
 - (i) Jean Claude Ndiwokubwayo arrested on 12 December 2015, at his home by soldi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Lieutenant-Colonel Commander of the Muzinda Combat Camp. He was arrested with Dany Dushime, his brother, and Juste Ngabirano.
 - (j) Juste Ngabirano, arrested on 12 December 2015, at his home located in commune de Mukaza, Mairie de Bujumbura, by soldi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Lieutenant-Colonel Darius Ikurakure, Commander of the Muzinda Combat Camp. He was arrested with Mr Dany Dushime and Jean Claude Ndiwokubwayo.
 - (k) Dany Dushime, arrested On 12 December 2015, at his home by soldi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Lieutenant-Colonel Commander of the Muzinda Combat Camp. He was arrested with his brother Jean Claude Ndiwokubwayo, and Juste Ngabirano.
 - (l) Adribert Nkurunziza arrested on 12 December 2015, at home, located in Ngagara District 2, Ntahangwa Commune, Bujumbura District. He was arrested with his brother Harerimana Clovis.
 - (m) Harerimana Clovis arrested on 12 December 2015, at home, located in Ngagara District 2, Ntahangwa Commune, Bujumbura District. He was arrested with his brother Adribert Nkurunziza.
 - (n) Jean de Dieu Butoyi, abducted on 28 June 2015, from his home located in Bujumbura, Nyakabiga urban area, by police offic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anti-Riot Unit. He was arrested with his twin brother Jean Petit Bukuru and his uncle Augustin Barayandema.
 - (o) Jean Petit Bukuru, abducted on 28 June 2015, from his home located in Bujumbura, Nyakabiga urban area, by police offic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anti-Riot Unit. He was arrested with his twin brother Jean de Dieu Butoyi and his uncle Augustin Barayandema.

(p) Jea Augustin Barayandema, abducted on 28 June 2015, from his home located in Bujumbura, Nyakabiga urban area, by police offic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anti-Riot Unit. He was arrested with his twin nephews Jean Petit Bukuru and Jean de Dieu Butoyi.

(q) Ferdinand Muterateka, abducted on 16 November 2018, by individuals, in civilian clothes and another in police uniform.

(r) Jean Marie Vianney Arakaza, abducted on 13 March 2018, by an agen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s) Emmanuel Nduwimana, abducted on 21 September 2018, from his home by the head of the Imbonerakure militia, in the Mutimbuzi commune, in complicity with a local leader of the ruling party (CNDD-FDD).

(t) Jean Claude Niyukuri, arrested on 26 November 2018, by the head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Bujumbura Rural Province, in Mutimbuzi commune, Bujumbura rural province.

(u) Raphael Ntahompagaze, abducted on 2 July 2015, by a policeman named on 13th Avenue, Cibitoke District, Bujumbura.

(v) Ms. Nshimirimana Chanceline, abducted on 10 October 2017, from her home by an agen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w) Jean Claude Niyomwungere, was reportedly arrested on 16 December 2015, by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Special Unit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API) in a residence located at commune Ntahangwa, Mairie de Bujumbura.

(x) Nelson Irakoze, was reportedly arrested on 12 December 2015, by soldi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Muzinda Camp. He was arrested with his mother Consolatrice Kabarenzi and brother Clovis Kubwimana.

(y) Consolatrice Kabarenzi, was reportedly arrested on 12 December 2015, by soldi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Muzinda Camp. She was arrested with her sons Nelson Irakoze and Clovis Kubwimana. All three were members of the party Movement for Solidarity and Democracy.

(z) Clovis Kubwimana, was reportedly arrested on 12 December 2015, by soldi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Muzinda Camp. He was arrested with his mother Consolatrice Kabarenzi and brother Nelson Irakoze.

(aa) Rodrigue Nzeyimana, disappeared on 12 April 2018, while on his way to an interview at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bb) Vianney Havyarimana, was abducted on 26 August 2018, by armed men in police uniform, on the road between Gitega and Ngozi not far from the Bugendana health centre.

(cc) Ferdinand Vyimana, was kidnapped on 23 March 2019, by a former head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Rutana province.

(dd) Marius Ndayikengurutse, disappeared on 31 July 2018, while in a shop named 'at Khalfan', in the Muremera district.

(ee) Pacifique Birikumana was reportedly last seen on 9 April 2017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ruling party Conseil National de Défense de la Démocratie – Front de Défense de la Démocratie (CNDD-FDD), located in the Muremera district of Ngozi where he was allegedly subjected to atrocious torture and taken to an unknown place.

Sri Lanka

2. The Working Group transmitted 45 cases to the Government, concerning:

- (a) Jeyatheepan “Suresh” Navaratnam, allegedly abducted on 18 May 2009 at a military checkpoint in the district of Mullaithiyu in the province of Vadduvakal by Sri Lankan Military personnel;
- (b) Suntharalingam “Rasenthiram” Thirunavukarasu, allegedly arrested on 25 August 2000 at Alaipitti St. Anthony’s church in the district of Mandaitheeyu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c) Premathas “Ananthan” Sellathurai,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7 May 2009 while in the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of Vattuvakal, Mulliathiyu;
- (d) Jenat Jeyawathy Siyakumaran, allegedly arrested on 16 May 2009 in the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of Mullivaikkal in the district of Mulliatheeyu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e) Dushyanthan Tharmakulasingham, allegedly arrested on 20 April 2009 in Maathalan, district of Mullaithiyu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f) A child,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6 May 2009 at the Omanthai military checkpoint;
- (g) Ramanikaran Maanikkam,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8 January 2009 while travelling from Theravil to Visuvamadu, Sri Lanka where the military was advancing;
- (h) Subesan Theiventhiran, allegedly last seen at the Omanthai military checkpoint on 1 May 2009 being sorted onto a bus by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i) Kalaiyamuthan Sooriyakumaran,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5 May 2009 from Maathalan in the district of Mullaithiyu, Sri Lanka after entering a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where individuals were screened and sort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 (j) Kumaran Sethukavalar, allegedly disappeared on 10 February 2008 after being transported from Mulankavil to a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for medical treatment;
- (k) Arulgnanaseelan Thiruchchelvam, allegedly last seen on 5 June 2008 from a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around the street of Sundikulam in Jaffna, Sri Lanka after leaving for work;
- (l) Vasanthakumar “Maalan” Rasalingam,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5 May 2009 in Mullivaikkal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where he was separated from his family by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m) Gangatharan Sinnathurai, allegedly arrested on 15 August 2007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from a shop in Vattukkottai in the district of Sangarathai, Sri Lanka;
- (n) Kaantharuban Rasathurai, allegedly arrested on 29 November 2007 from his residence in Puloly West, district of Point Pedro, Jaffna, Sri Lanka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o) Donetus Amirthanather allegedly disappeared while travelling from Velanai (Kayts) to Gurunagar (Jaffna) for business – at the time the Kayts area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p) Sebastian “Rasakon” Esthaky, allegedly abducted on 25 October 1991 after passing by Kalmunai shores on a fishing trip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q) Mugunthan “Kaanthan” Kanagarathinam, allegedly abducted on 8 May 2007 from Colombo, Sri Lanka by the Eelam People’s Democratic Front;
- (r) Ragunathan “Ragu” Muthiah, allegedly abducted on 16 June 1990, from his residence on 157/5 Pethaloka Maw in Colombo, Sri Lanka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s) Sathya Rooban Naagarasa was allegedly abducted on 17 April 2019 from Jaffna, Sri Lanka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 Military;
- (t) Muruganantham “Rasan” Paramanthan was allegedly abducted on 24 August 2008 while travelling from Varatharaja Perumal to his residence in Sandilippai, Sri Lanka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Navy.
- (u) Ravichandran Sivasithambarampillai (Vijitharan, Yasotharan),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5 May 2009, surrendering to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at the Omanthai military check point in Vavuniya, Sri Lanka;
- (v) Thamavanthan “Dayan” Thambirasa, allegedly abducted on 10 January 2007 from Nallur, Jaffna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w) Pirabakaran “Piraba” Velupillai, allegedly abducted on 22 August 2006 from his residence in Sri Lanka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 Military;
- (x) Pratheeban “Theeban” Vinayagamoorthy,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7 April 2006 near the Fourth mile post in the city of Nelukulam, Sri Lanka after being questioned by members of the Special Task Force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y) Jegan Jeyarasa, allegedly last seen on 5 September 1996 in an army camp near Kolumbutharai, Jaffna Sri Lanka;
- (z) Shakthivel Shanmugam, allegedly arrested on 25 April 1991 at Karainagar Sivan Temple in the district of Jaffna, Sri Lanka by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aa) Premathas “Ananthan” Sellathurai,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7 May 2009 in Vattuvakal, Mullaitheiyu, Sri Lanka in a military controlled area where individuals were screened and sent to welfare centres or rehabilitation centres;
- (bb) Suganthy Selvathasan,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8 May 2009 in Padaviya hospital in Anuradhapura, Sri Lanka after being taken there by Sri Lankan Military officers;
- (cc) Siththivinayagan Nadaraja,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7 May 2009 crossing Vattuvakal bridge near the military-controlled area of Mullivaikkal, Sri Lanka;
- (dd) Thuyaragan Thuraisingam, allegedly last seen on 23 March 2009 in Ambalavan Pokkanai, Mullaitheeyu, Sri Lanka with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who were separating civilians from suspected LTTE members;
- (ee) Ajinthan Pushparasa,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9 April 2009 in Maathalan, Sri Lanka seated with members of the LTTE who had surrendered to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ff) Rajeenthan “Ravi” Ravinthiran, allegedly abducted on 3 January 2007 near Varagi Amman Kovil in the city of Kokkuvil in the district of Jaffna, Sri Lanka, by a group of armed men suspected to be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gg) Jeyanthan Sellathurai, allegedly abducted on 22 January 2007 from Karavetti, Jaffna, Sri Lanka by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hh) Nanthakumar Sellathurai, allegedly arrested on 19 August 1996 near Maampalam junction in the city of Puttur, Jaffna, Sri Lanka by Sri Lankan Military officers;
- (ii) Ramech Ganesh, allegedly last seen on 18 June 1989 near a bunker after a government shell attack in Jayanthinagar, Killinochchi district, Sri Lanka;
- (jj) Udayarasa “Kannan” Gnanaselyam, allegedly last seen in 2009 or 2010 in video footage in the custody of Sri Lankan Military officers;
- (kk) Natheeswaran Deyyenthuran, allegedly abducted in 2009 from Vavuniya General Hospital by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 (ll) Reyathy Naagaraja, allegedly last seen sometime after February 2009 in the Kurunegala hospital, Kurunegala district, North Western province, Sri Lanka.
- (mm) Antony Amirthanather Joseph Ambrose (Anton) was allegedly abducted on 25 October 1991 while passing by Kalmunai shores on a fishing trip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nn) Roobakanthan “Rooban” Murugaiya, allegedly arrested on 6 January 2008 while in the Kidachoori refugee camp by Criminal Investigative Division officials;

(oo) Arul Jude Saveri (Vincent), allegedly abducted on 14 April 2006 from the military in the Maruthamadu area, district of Vavuniya, Northern Province, Sri Lanka by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pp) Jesudas Jothinayam, allegedly abducted on 29 March 2009 in Vavuniya, Northern Province, Sri Lanka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of Tamil Eelam (PLOT);

(qq) Ketishwaran “Kanna” Palaninathan, allegedly arrested on 17 May 2007 near a lake on Kandy road in Kalmadu, district of Vavuniya, Northern province, Sri Lanka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rr) Jeyapalan Kathirkamathamby, allegedly abducted on 18 May 2009 in the district of Mullivaikal, Sri Lanka by member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ss) Sumana Joseph, allegedly abducted on 18 May 2009 in the district of Mullivaikal, Sri Lanka by members of the Sri Lankan Military.

Annex III

Reply to general allegation

1. On 24 April 2019,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provided the following reply to a General Allegation transmitted on 19 March 2019.

(a) The reports regarding non-operating courts, police, media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in Pashtun areas of Khyber Pakhtunkhwa Province are baseless. Civil Society including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functional in those areas.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CoIoED) has not received any complaint in the recent past regarding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 of persons including children and women from Pashtun area of Pakistan.

(b) The report of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 of approximately 2000 persons in Balochistan in 2017 is fake and false, as no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this effect has been received by CoIoED. Contrary to above mentioned report, this Commission received only 47 cases of allege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from Balochistan during the period December 2018 to 6th April, 2019.

(c)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guarantee the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especially a serious, impartial, independent and effectiv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in case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d) Being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with free media,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vibrant civil society, Pakistan is fully committed to the fulfil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all human rights.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had brought down the cases of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 and we remain resolved to bring these cases to zero. Necessary Checks and Balances both judicial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exist in Pakistan to examine alleged cases of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 and remedial measures are immediately taken in case of reporting of any such case.

(e) The credentials of independence of our judicial system are well established and respected and the higher judiciary is seized of the matter.

(f) Pakistan fully respects and complies with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We regularly report to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Bodies and our positive, constructive and timely engagement has been appreciated by them. The 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 thanked Government of Pakistan in its recent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for our regular communication and engagement with them demonstrating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respect, promote and protect all human rights.

(g)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is in process of enacting a bill to provide protection against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s per the Bill, any act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shall be a criminal offence and shall be punishable with imprisonment which may extend to ten years. A Tribunal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shall also be established to trace the whereabouts of the persons subjected to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The Tribunal would also determine and order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in relation to persons subjected to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nstituted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March 2011 in exercise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upon it under Pakistan Commissions of Inquiry Act 1956 (Repealed by Pakistan Commission of Inquiry Act 2017). The Commission comprising the Chairman and two Members with auxiliary staff and sufficient resources has been performing its functions diligently. It is headed by former Senior Most Judge of the Hon'ble Supreme Court of Pakistan. It enjoys all the powers as contained in the Pakistan Commissions of Inquiry Act 2017. Since its inception, all stakeholders of the Federal as well as Provinci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extending all possible cooperation to the Commission and accordingly the Commission is performing its functions smoothly with best possible manner. There is no instance of non-compliance of

Commission's orders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Sufficient funds are being provided to the Commission in each Financial Year.

(i) By constituting Commission on Inquiry on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a legal forum for families of alleged enforced disappeared persons to lodge complaints. During investigation of cases, they are kept informed about progress of their cases. The hearing of the cases is done in their presence. The system is absolutely free of cost and there isn't any fee for lodging a complaint nor are the complainants required to engage lawyers to appear before the Commission. The hearings are also held at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with a view to save expenses of the complainants to travel to Islamabad from far flung areas for hearings. During investigation of cases, the Commission has been receiving full co-operation from all stake holders including Federal/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ing Agencies.

(j) The Actions (in Aid of Civil Power) Regulations, 2011 have been formulated strictl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The abuse or misuse of force during operations has been made punishable under the Regulations. All detainees apprehended during operations are kept in declared and notified Internment Centers. The internees' cases are being regularly reviewed by the Oversight Boards notifi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Comprehensive provisions related to welfare of detainees, de-radicalization, release and disposal of cases are contained in the law.

(k) The courts in Pakistan are independent and can decide on reparations for the family of missing person. In July 2018, Islamabad High Court (IHC) order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bear the monthly expenses of the family of Sajid Mehmood, an engineer who went missing in 2016.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appropriate functional mechanisms are in place to address grievances of any of our citizens.
